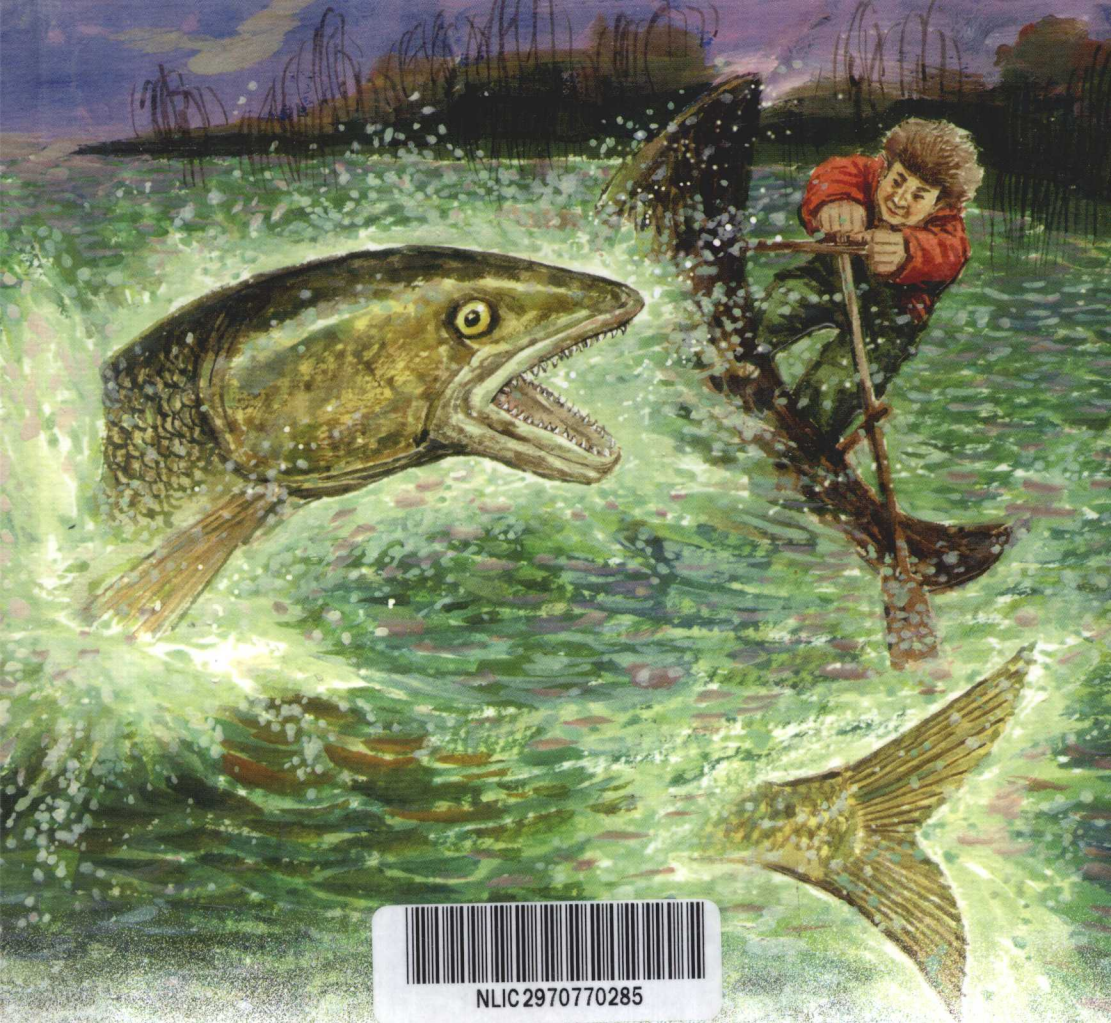




NLIC2970770285

牧铃动物小说系列·最新精品藏书

# 男孩与霸王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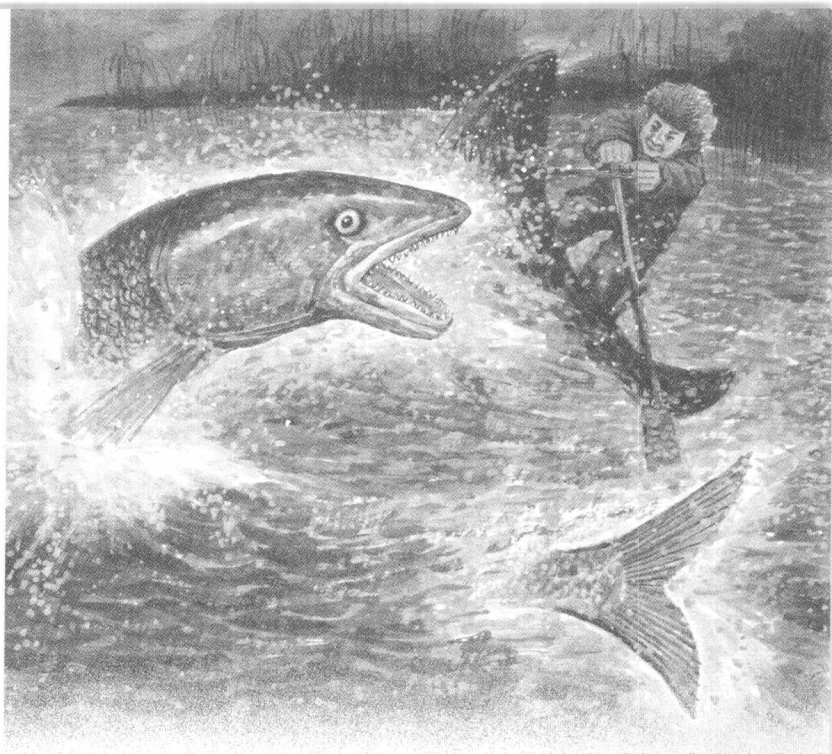
牧铃 著



吉林出版集团



吉林美术出版社 |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

牧铃动物小说系列·最新精品藏书

# 男孩与霸王鱼

牧铃 著



NLIC2970770285



吉林出版集团



吉林美术出版社 |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男孩与霸王鱼 / 牧铃著. — 长春: 吉林美术出版社, 2012.5

(动物小说畅销作家牧铃最新精品藏书系列)

ISBN 978-7-5386-6624-3

I. ①男… II. ①牧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65088 号

## 男孩与霸王鱼

作 者 牧 铃  
出 版 人 石志刚  
策 划 孙 昶  
责任编辑 孔庆梅  
责任校对 崔媛媛 欧 欣  
封面绘图 胡志明 朱 云  
内文插图 胡志明 朱 云  
封面设计 于 青  
开 本 880×1230mm 1/32  
字 数 91400  
印 张 5.75 插页 2  
印 数 1—15000 册  
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 
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出版发行 吉林出版集团  
吉林美术出版社  
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 
邮编: 130021  
电 话 0431—84615401 0431—86037896  
网 址 [www.jlmspress.com](http://www.jlmspress.com)  
印 刷 延边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ISBN 978-7-5386-6624-3

定价 18.00 元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|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|
| 序——深湖魅影 ..... | 1 |
|---------------|---|

## 上篇——大泽之子

|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|
| 一、开湖 .....    | 13 |
| 二、搜索 .....    | 27 |
| 三、较量 .....    | 43 |
| 四、第三号方案 ..... | 57 |

## 中篇——鳢王之王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五、“水龙王” ..... | 71  |
| 六、荒江野湖 .....  | 87  |
| 七、追捕 .....    | 99  |
| 八、鳢鱼之王 .....  | 115 |

## 下篇——重返江湖

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九、远征 ..... | 129 |
|------------|-----|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十、“猎鱼” .....  | 143 |
| 十一、擒与纵 .....  | 153 |
| 十二、大江波涛 ..... | 167 |

## 序——深湖魅影

这里是柳叶湖的深处。

在天光勉强透入的暗礁与水草之间，有一个潜艇般的黑影无声地巡游着。它庄重，肃穆，带着几分傲岸的霸气，俨然一位君王在视察它治下的领地。

时令正值隆冬。水下的居民们此前都摄入了过量的营养，一个个大腹便便，失去了水族应有的机敏。然而，当黑影悄然临近，这些被人类喂得脑满肠肥的大小鱼类霎时被激发了活力，它们惊慌失措四散逃开，为威严的君王腾开了一条宽阔的水道。

对这一切，黑影并不理会，它保持在那个深度，从容不迫地继续巡游。

黑影是一条鳢鱼。鳢鱼有多个品种，其中绝大多数以

“淡水霸王鱼”著称。有人把它比作水下恶狼，也有人视其为江湖饿虎，种种称谓，皆出自鳢族血淋淋的杀戮史——以鱼类为食的鳢鱼绝不是容易相处的好邻居。对此，江湖中的淡水鱼有着比渔民更深的感受。

现在朝咱们游来的这位，无疑是“恶狼”与“饿虎”中出类拔萃的一员。它从头到尾超过了两米，外形瘦劲、柔韧，鳍片坚挺有力。与它那些猎食海洋的大块头远亲虎鲨之类相比，再大的巨鳢也许只够得上轻量级；但在湖区，它绝对无愧于霸主的称号。它满嘴利齿尖牙，还有一个坚固的、因年岁久远而表层完全骨质化了的脑袋；再加上那身肌肉在灵敏的神经系统操纵下产生的力量和速度，以及鳢鱼家族固有的凶残狡诈，它早成了这方水域无可比拟的一号杀手。

老鳢原先的栖息地在江湾。某年盛夏，为逃避一艘小艇的捕杀，它无意间闯进了湖汊，又一鼓作气穿过分隔内外湖的界堤水闸，潜入了渔场。

内湖水产的丰富远远超过了所有鳢鱼的梦想境界。肥美而密集的鱼群，让疲惫不堪的老鳢精神为之大振。它毫不费力就填饱了肚子。那些呆头呆脑的肥鱼还不断掠过它的嘴边，令它目不暇接。老鳢终于明白，它进入了一方福地，此间的肥鱼呆笨得甚至不知道逃命，它不必寻觅，也

无需费心追捕，就能获得任意多的美食。

放着如此富饶的猎场不利用，那才真叫傻瓜哩！

老鳊在风平浪静的内湖定居下来。

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它都过着食来张口的奢侈生活。自幼在江湖搏击风浪锻炼出的力量和战术，到这个福窝里都失去了用武之地。还有什么不满足呢？老鳊尽情享受，日子在昏昏欲睡的安闲中变得舒适而无聊。它开始“发福”，即使在随波逐流的静息之中，它也能感受着肉体的膨胀。

可是有一天，老鳊发现内湖并非容任何一条鳊鱼为所欲为的乐土。

在百无聊赖的闲逛中，它遭遇上一条前所未见的巨鳊。从未见识过如此硕大的同类，向来以体型自诩的老鳊也不禁骇然。它藏在水草丛中目送巨鳊远去，暗自掂量着双方的实力。不成，倘若与巨鳊对阵，它绝无胜算。但它那一天天疏懒的神经重新为战斗意识所控制。它变得像在荒江野湖时那样，百倍地警惕着周遭的动静，还有意无意地跟踪巨鳊，偷看那位大块头同类捕食。

过了一些日子，它看出了巨鳊的弱点。那家伙虽然力大超群，在战斗的灵敏度上却不能与它相比。只要它力争

主动，鹿死谁手还说不定呢！

于是，下一次水底邂逅，老鳢便带着明显的挑衅神气迎了上去，龇牙咧嘴地拦住了巨鳢的去路。

似一位富甲一方的庄园主，原先占据此间的那条巨鳢习惯于目空一切，长期养尊处优不仅使它积蓄了大量脂肪，也使它养成了横冲直撞的傲气。遇见外来入侵者，巨鳢立即发起了凶神恶煞般的猛攻。

第一次对撞，老鳢感觉到了对方膨大的腹部那难以抗拒的反弹力。它仓促逃避，却被巨鳢顺势咬住了尾鳍。

一场水下争霸战就此展开。它们从深水打到上层，一时间，湖中白浪翻滚，众水族四散逃避。新来者反复弓曲腰身，拼尽全力，一再弹出水面，尾鳍总算从巨鳢口中挣脱。

眼看入侵者狼狈潜逃，心宽体胖的卫冕霸王摇头摆尾追拦截堵，将对手逼往外湖的方向。它并无奢望，只求将入侵者逐出内湖，以保住自己的霸主地位不受威胁。

万万没想到，被它押送的俘虏竟在接近界堤水闸之际忽然丧失游泳能力，变得像僵硬的石块，笔直沉向暗蓝色的深渊。

意外的状况令巨鳢犹疑了片刻。它决定跟去看个明白，便也随之沉入水下。

隐蔽于黑暗中积蓄着力量，老鳐一动不动，静候着强敌的临近。突然，它从潜伏处闪电般突出，用长着坚硬突起的下颌狠狠砸向巨鳐腹部的柔软部分。一记全力的冲撞，将那个部位凿开了一道豁口。

巨鳐慌忙接战。但它肥胖的身躯未免迟钝，转眼之间，对方已不知去向。

多年未曾遭遇挑战的巨鳐老羞成怒，它振作精神，找准了侵略者藏身的礁岩石缝，再次发起强攻。

潜藏于岩缝中的那位只虚晃一招，便让开它凶猛的猝击闪向侧面。巨鳐重新升高，寻找敌手，冷不防腹部伤口下端如同插入一把利刃……

这一下偷袭，入侵者干脆利索地给巨鳐来了个开膛剖腹。顺便揪扯出一团脂肪裹着的内脏；最后，它蹿到巨鳐的上方，用坚硬的头壳照准巨鳐的脊梁居高临下猛砸下去。

脊椎断折的脆响在水下显得特别响亮。卫冕鳐王彻底丧失了抵抗能力。它硕大的身躯拽着漫延的血雾缓缓下沉。

偷袭得手的入侵者退到一边，冷眼旁观。不一会儿，就有一群大大小小的嗜血鱼类争先恐后奔赴水下屠场，向它们曾经敬畏不已的霸主露出了各自的饕餮嘴脸……

接下来，老鳐轻易干掉了另一个比它略小的挑战者，还赶跑了一对联手向它挑战的兄弟，顺利地登上了水下鱼



王的宝座。

从干掉上届霸王至今，它统治这片水域已历经了若干岁月。最初两年，每到冬尽春来，祖先洄游繁殖的天性都在它体内涌动，它急于游出内湖回到江口，再溯流而上，遵从大自然的安排去搏击风浪，率领鳢族子孙游向上游那神秘的产子地；可初春也正是渔场防范最严的时候，渔民在各个溪流河道的入湖口都设下拦网，防止湖鱼逆流出走。老鳢只在那些地方和界堤的闸口边转了几圈，也许是饱食的闲荡使它变得迟钝了、懒惰了，它竟没能得到混出闸口的机会。

“洄游”的冲动有如强风奏起的湖浪，来得汹涌，也去得迅速。那段日子过去，它就忘掉了那一切，重新沉醉到饱食和闲逛的生活中。这儿没有惊险，也少见天敌，连杀戮都显得文质彬彬，它很容易地适应了内湖的平静温和。

两千个日出日落没有经历大风大浪了。老鳢威风犹在，除了那场争霸战留下的纪念——那尾鳍上锯齿状的残缺，它身上再无别的衰败痕迹。它甚至成功地控制住了身躯的“发福”。它依旧贪馋，抑制发福的诀窍在于它从那以后再也不敢沉溺于安乐。

弱小的鱼类抵御强敌的唯一方法是聚集成团——不是团结抗敌，而是倚仗数量，来减少自己被吞食的几率。一

千倍的个体聚成团，能使每一个体被吞食的机会减少到千分之一。何况许多天敌对弱小生物倏忽往返的“集团”心怀畏惧。

残尾老鳢偏偏喜欢追逐鱼群。遭遇强敌的鱼群迅速形成球状，老鳢修长的身躯便如一杆标枪，对准圆球扎去；被“刺”中的鱼球霎时变为长蛇阵。选准了攻击对象的鳢霸王发起了闪电般的猝击——袭击得手！善于从激烈的机动战中猎取活食，老鳢因而没有重蹈前任的覆辙，没有因脂肪在体内囤集而变得过于笨拙，它大体上还保持着斗士的苗条体型。

这种对自身的苛刻似乎超越了鱼类的智慧。但浩瀚江湖数十年的风浪，除了锻造一个能征惯战的躯干，还足以使任何一个简单的头脑因经验积累而变得复杂一些，甚至在某些方面获得理智。就像今天——当它感觉到来自上层水面的喧哗，便自觉地远离了湖岸，尽可能地将活动范围限制在深水区内。

即使这样，老鳢的感觉器官对上方的警惕一刻也没有放松。凭着听觉和皮肤上某些敏感触点对水波的感知，它似乎“看”到了水面上活动的船和人，以及一张危险的大网……

老鳢又下沉了几米。

这个深度不是一般鱼类愿意来的。老鳊的前方不远处，有一条比它粗短肥壮的大胖鱼在慢腾腾地游动，老鳊猛一摆尾鳍，箭也似的冲了过去。

肥鱼急忙掉头逃生。老鳊追击了一程。当它发现肥鱼在把它引向喧闹的方向，立即放弃了追赶。它不在乎肥鱼的庞大。在它的冲击下，湖中任何大鱼的反抗一概无效。只要它高兴，它甚至可以将一条鱼干脆利索地截为两段。那个肥硕的大家伙在它铁甲车似的头壳击杀之下，也可能脊椎折断，霎时丧命。

但它很少那样干。它刚才的追击仅仅是出于习惯，是对治下臣民目无尊长的警告。一般来说，只要饿得不是太厉害，老鳊不会去侵犯那些大鱼。好些做了无数辈祖母的大母鱼仍有产子能力。只有维持别的鱼类繁衍增殖，才能保证鳊鱼家族子子孙孙取食不尽。

如同虎狼看待荒野的鹿群，鳊鱼将它们统治下的整个湖区视为牧场，而将所有鱼类当做任由宰割的牛羊。在荒江野湖，当“虎狼”数量多得威胁到“牛羊”生存时，明智的鳊鱼还会对同类实施杀戮，通过自相残杀，来减少食客数量，也借此优胜劣汰，提升家族的素质。

仿佛有一双神奇的手，将大自然合理编排的程序输入了食肉性鱼类的遗传基因，使它们懂得在适当时机对族群

实行自我限制。于是，水域中肉类与食客的比率始终维持恒定，不至于因杀戮过量而影响素食性鱼类的生存，也保证了食肉者的粮库永远丰足。

而在人工放养鱼类的内湖，鳢鱼的自我限制几乎没有必要。残尾老鳢发现，无论它和它的族群怎样奢侈挥霍，湖中鱼的种类和数量都有增无减。假如它能意识到这富足出自养鱼人的恩赐，没准儿要对人类产生感激之情。但即使有了好感，也终将被仇恨所取代，因为人类在放养湖鱼的同时，对鳢鱼等食肉鱼类，也展开了毫不留情的剿杀。

祖传的天性未必包含对人的防范，但人类对鳢族的无情打击，却教会了每一条鳢鱼逃避人，特别是逃避每一个与船结合在一起的人。那种生物手中抛出的大网、鱼叉，或是飞镖，每一种都足以将它们置于死地。在渔产丰富的内湖，这种人船结合体更常见，也更危险。

弄懂了这一点，残尾鳢更加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的形迹。它更多地停留在渔轮和拖网、围网难以骚扰的深水乱礁间，除了觅食——比之深水区那些又大又老的笨鱼，它更喜爱取食活跃在浅水层的青壮鱼类。

老鳢静听了一下，水面的喧哗似乎减轻了大半，它便朝着明亮的上方游去。

它该吃早点了。

上篇  
大泽之子

